

[C1 陳黎：短歌的美與哀愁]

chenli99@ms10.hinet.net
http://dcc.ndhu.edu.tw/chenli

小野小町

(Ono no Komachi, 834-880)

●短歌二十一首

他出現，是不是
因為我睡著了，
想著他？
早知是夢
就永遠不要醒來。

☆ひつつ寢(ぬ)ればや人の見えつら
む夢と知りせばさめざらましを(古
今 552)

當慾望
變得極其強烈，
我反穿
睡衣，
暗如夜之粗殼。

☆いとせめて恋しき時はむばたまの
夜の衣をかへしてぞ着る(古今 554)

我知道在醒來的世界
我們必得如此，
但多殘酷啊——
即便在夢中
我們也須躲避別人的眼光。

☆うつつにはさもこそあらめ夢にさ
へ人目を守(も)ると見るがわびしさ
(古今 656)

對你無限
思念，來會我吧
夜裡，
至少在夢徑上
沒有人阻擋。

雖然我沿著夢徑
不停地走向你，
但那樣的幽會加起來
還不及清醒世界允許的
匆匆一瞥。

☆夢路には足もやすめず通へどもう
つつに一目見しごとにはあらず
(古今 658)

潛水者不會放棄
海草滿佈的海灣：
你將棄此
等候你雙手採擷的
浮浪之軀於不顧嗎？

此愛是真
是夢？
我無從知曉，
真與夢雖在
卻皆非真在。

這風
結露草上
一如去年秋天，
唯我袖上淚珠
是新的。

秋夜之長
空有其名，
我們只不過
相看一眼，
即已天明。

☆秋の夜も名のみなりけり逢ふとい
へば事ぞともなく明けぬるものを
(古今 635)

想為
自己採
忘憂草，
卻發現已然
長在他心中。

開花而
不結果的是
礁石上激起
插在海神髮上的
白浪。

☆花咲きて実ならぬものはわたつ海
のかざしにさせる沖つ白浪(後撰
1360)

見不到你，
在這沒有月光的夜
我醒著渴望你。
我的胸部熱漲著，
我的心在燃燒。

自從我心
置我於
你漂浮之舟，
無一日不見浪
濕濡我衣袖。

你留下的禮物
變成了我的敵人：
沒有它們，
我或可稍忘
片刻。

悲乎，
想到我終將
如一縷
青煙
飄過遠野。

如果百花
可以在秋野
爭相飄揚其飾帶，
我不也可以公開嬉鬧
無懼責備？

花色

已然褪去，
在長長的春雨裡，
我也將在悠思中
虛度這一生。

☆花の色はうつりにけりないたづら
にわが身世にふるながめせしまに
(古今 113)

岩石旁的松樹
定也有其記憶：
看，千年後
如何樹枝都
俯身向大地

照著山村中
這荒屋，
秋天的月光
在這兒
多少代了？

在此岩上
我將度過旅夜，
冷啊，
能否借我
你如苔的僧衣？

☆わびぬれば身をうき草の根をたえ
てさそふ水あらばいなむとぞ思ふ
(古今 938)

此身寂寞
漂浮，
如斷根的蘆草，
倘有河水誘我，
我當前往。

☆わびぬれば身をうき草の根を絶え
て誘ふ水あらば去なむとぞ思ふ(古
今 938)

〈譯註〉

小野小町(Ono no Komachi, 834-880)，日本平安時代前期女詩人。《古今和歌集》序文中論及的「六歌仙」中的唯一女性。小町為出羽郡司之女，任職後宮女官，貌美多情(據傳是當世最美女子)，擅長描寫愛情，現存詩作幾乎均為戀歌，其中詠夢居多。詩風艷麗纖細，感情熾烈真摯。她是傳奇人物，晚年據說情景淒慘，淪為老醜之乞丐。死後五百年，有四齣能劇以她為女主角。

此處所譯第二首短歌中「反穿睡衣」係日本習俗，據說能使所愛者在夢中出現。最後一首是小町晚年之作，也是「六歌仙」之一的詩人文屋康秀赴任三河掾時，邀其同往鄉縣一視，小町乃作此歌答之。最後第二首寫於石上(今奈良縣天理市)的石上寺，小町有次訪此寺，日已暮，決定在此過夜，天明再走，聞「六歌仙」之一的僧正遍昭在此，遂寫此帶調侃、挑逗味之詩，探其反應。

紫式部

(Murasaki Shikibu, 約 970-1014)

●短歌七首

有人走過，
我還在想是否
是他，
他已如夜半的月
隱於雲中

☆めぐり逢ひて見しやそれともわかぬ
まに雲がくれにし夜半の月影（新古今 1499）

美哉吉野，
籠罩於早春
霧靄中，
厚厚的草叢
還壓在雪下

☆み吉野は春のけしきに霞めども結ば
ほれたる雪の下草ぢ（後拾遺 10）

處身世界中，
何憂之有？
山櫻花在我
眼前燦放，
願其永如是……

☆世の中をなになげかまし山桜（ざくら）
花見るほどの心なりせば（後拾遺 104）

鳴聲漸弱，
籬笆上的蟲
卻難以歇止：
是否也感受
秋天的離愁？

☆なきよわる籬（まがき）の虫もとめが
たき秋のわかれや悲しかるらむ（千載 478）

明月向西行，
我怎能不
以月為信，
向你談談我的近況
或路過的雲？

☆西へ行く月の便りにたまづさのかき
絶えめやは雲のかよひぢ（紫式部集 7）

水鳥
飄游於
水之上，
我亦在浮世中
度過

☆水鳥を水の上とやよそにみん 我も
浮たる世を過しつ、（紫式部日記）

我只能以淚
送孤寂的夏日，
蟲鳴哀哀，
那也是你們

哭泣的藉口嗎？

☆つれづれとわが泣き暮らす夏の日
を託言（かごと）がましき虫の声かな
（源氏物語：幻）

〈譯註〉

紫式部，日本平安時代女性文學家，世界最早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的作者。父藤原為時曾任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式部之名由此而來。1004年喪夫寡居，開始創作《源氏物語》，1006年左右，出任一條天皇中宮影子。她也擅長於和歌的創作，《源氏物語》中有795首短歌，她的家集《紫式部集》收短歌一百二十餘首，有六十餘首作品被收入各勅撰和歌中，是中古三十六歌仙、女房三十六歌仙之一。另著有《紫式部日記》。

和泉式部

(Izumi Shikibu, 約 974-1034)

●短歌二十一首

獨臥，我的黑髮
散亂，
我渴望那最初
梳它
的人。

☆黒髪の亂れも知らず打臥せばまづ
かきやりし人ぞ恋しき

在春天
唯獨我家
梅花綻放，
離我而去的他這樣
起碼會來看它們。

☆春はたゞわが宿にのみ梅咲かば
かれにし人も見にときなまし

被盛開的梅花香
驚醒，
春夜的
黑暗
使我充滿渴望。

在我家
櫻花開放
無益：

人們來看的是
他們的情人。

☆我が宿の桜はかひもなかりけり
あるじからこそ人も見にくれ

被愛所浸，被雨水所浸，
如果有人問你
什麼打濕了
你的袖子，
你要怎麼說？

☆斯ばかり忍ぶる雨を人とはゞ何に
ぬれたる袖といふらむ

岩間的杜鵑花
我摘回觀賞，
它殷紅的色澤
恰似我愛人
穿的顏色。

☆岩躑躅をりもてぞ見るせこが着し
紅ぞめの色に似たれば

雖然我們相識
而我們的衣服
未曾相疊，
但隨著秋風的響起
我發覺我等候你。

快來吧，
這些花一開
即落，
這世界的存在
有如花朵上露珠的光澤。

渴望見到他，渴望
被他見到——
他若是每日早晨
我面對的鏡子
就好了。

此心
想念你
碎成
千片——
我一片也不丟。

☆君こふる心はちゞに碎くれども
うせぬ物にぞありける

這世上
並沒有一種顏色
叫「戀」，然而
心卻為其深深
所染。

☆世の中に恋といふ色はなけれども
深く身にしむ物にぞありける

人以身
投入愛情
如同飛蛾
撲向火中
卻甘願不知。

☆人の身も恋にはかへつ夏虫のあら
はに燃ゆと見えぬばかりぞ

白露與
夢，與浮世
與幻影——
比諸我們的愛
似乎是永恆。

☆白露も夢もこの世もまぼろしもた
とへていへば 久しかりけり

此心非
夏日野地
然而——
愛的枝葉長得
何其茂密。

竹葉上的
露珠，逗留得
都比你久——
拂曉消失
無蹤的你！

我不能說
何者為何：
閃閃發光的
梅花正是
春夜之月。

一點聲音都無
是苦事，然而
如果挪近身子說
「真吵！」定有
討厭的人在焉。

☆音せぬは苦しき物を身に近くなる
とて厭ふ人もありけり

「去割摘蘆葦吧！」
我不作此想——
山峰上長出的
唯有哀愁
而我……

☆あしかれと思はぬ山の峯にだに生
ふなる物を人の歎きは

久候的那人如果
真來了，
我該怎麼辦？
不忍見足印玷污
庭園之雪。

☆待つ人のいまもきたらばいかかせ
むふままくをしき庭の雪かな

〈譯註〉

和泉式部（Izumi Shikibu，約974-1034），日本平安時代中期女詩人。越前守大江雅致之女，初為和泉守橘道貞之妻，生一女，不久進入宮內，任於上東門院，與為尊親王、敦道親王兄弟先後相戀，後嫁於丹後守藤原保昌。她為人多情風流，詩作感情濃烈，自由奔放，語言簡潔明晰，富情色亦富哲理，是日本詩史上重要女詩人。此處所譯第五首短歌係和泉式部答某男子者：該男子與她幽會，在大雨中離去，翌晨寫來一詩，謂遭雨淋濕。她另有著名的《和泉式部日記》。她的短歌鮮明動人地表現出對情愛的渴望，最後一首微妙地暴露出情愛之美與自然之美間抉擇的兩難，但其實對敏感多情的女詩人而言，兩者可能是二而為一的。

與謝野晶子

（Yosano Akiko, 1878-1942）

●短歌三十二首

以歌為證：
誰敢否決
野花之紅？
多動人啊，
春心騷動的罪女！

歌にきけな誰れ野の花に、紅き否(いな)むおもむきあるかな春罪(はるつみ)もつ子 (2)

我不要茶花，
不要梅花，
不要白色的花。
桃花的顏色
不會問我的罪。

椿それも梅もさなりき白かりきわが
罪問はぬ色桃(いろも、)に見る (5)

二十之女，
黑髮穿流過
梳子，
何其奢美啊，
她的春天。

その子二十(はたち)櫛にながるる黒髪
のおごりの春のうつくしきかな (6)

穿過祇園
到清水祠，
月光下櫻花熠熠：
美啊，今夜
我遇見的每一個人。

清水(きよみづ)へ祇園(ぎをん)をよぎ
る櫻月夜(さくらづきよ)こよひ逢ふ
人みなうつくしき (18)

經書酸澀：
這個春夜，
內殿的
二十五菩薩啊，
改受我的歌吧。

經(きやう)はにがし春のゆふべを奥の
院の二十五菩薩歌うけたまへ (20)

你說：
我們就山居
於此吧，
胭脂用盡時
桃花就開了。

山ごもりかくてあれなのみをしへよ紅
(べ)につくころ桃の花さかむ (21)

你從不碰這
熱血洶湧的
柔軟肌膚。
你不覺悶嗎，
講道講道？

やは肌のあつき血汐にふれも見でさ
びしからずや道を説く君 (26)

春天啊不要老去，
紫藤花開放，
在夜之舞殿
成列的少女——
啊不要瞬間老去！

春よ老いな藤によりたる夜(よ)の舞殿るな
らぶ子らよ東(つか)の間(ま)老いな (34)

紫色的身影
在小草上，
早晨行過田野
春風一路
梳理我的頭髮。

紫に小草(をぐさ)が上へ影おちぬ野
の春かぜに髪けづる朝 (58)

不戴草笠
趕兩百里之路，
唯一的願望是
將我的詩
染在一面白牆。

しら壁へ歌ひとつ染めむねがひにて
笠はあらざりき二百里の旅 (60)

對故鄉來人
我只敢問
鄰家宅地上
紫藤白花
開得如何。

郷人(さとびと)にとなり邸(やしき)のしら
藤の花はとのみに問ひもかねたる (73)

浴後
從溫泉出來，
這些衣服
太粗了，對於我的
肌膚，一如這人世。

ゆあみして泉を出でしやははだにふ
るはつらき人の世のきぬ (77)

我會多有感覺啊，
如果他說的是
「我趕一百二十里路
來此——
這寂寞難熬！」

さびしきに百二十里をそぞろ來ぬと
云ふ人あらばあらば如何ならむ (93)

誰會因我讓他的頭
以我的臂為枕
而定我罪？
我的手的白
不輸給神！

人の子にかせしは罪かわががひな白
きは神になどゆづるべき (143)

和服袖子
三尺長，
紫色帶子未繫上，
假如你敢，
拉開它！

八つ口をむらさき緒もて我れとめじ
ひかばあたへむ三尺の袖 (170)

起碼在夢中
我會成全她的心願，
對著身旁入睡的
愛人，低誦她
百合滴露之詩。
夢にせめてせめてと思ひその神に小
百合の露の歌ささやきぬ (182)

不言不語，
不求回應，
點頭告別，
兩個人和一個人，
六日當天。

いはず聴かずただうなづきて別れけり
その日は六日二人(ふたり)と一人
(ひとり) (186)

然而我記得
一度
百合花以其
炫眼之白
統治了夏日的田野。

さはいへどそのひと時よまばゆかり
き夏の野しめし白百合の花 (193)

請到你家溪邊，
找一朵
能忍受
若狹之雪的
紅花！

ひと花はみづから溪にもとめきませ
若狹の雪に堪へむ紅(くれなる)(198)

「從筆跡了解
我的山居
樣貌。」
她寫給他一封
若無其事的信。

『筆のあとに山居(やまゐ)のさまを知り
たまへ』人への人の文さきりげなき (199)

寫下
「京都，傷心地」後，
他起身，
俯看
蒼白的加茂河。

京はものつらきところと、書きさして
見おろしませる加茂の河しろき (200)

仍在
追求真
善美嗎？
噢愛人，我手上這朵花
紅得眩目。

かくてなほあくがれますか眞善美わ
が手の花はくれなるよ君 (259)

斗笠裡
當有歌！
我強迫我愛出走遊吟：
生駒、葛城的嫩葉，
散發出你們的香味吧！

すげ笠にあるべき歌と強ひゆきぬ若
葉よ薰(かを)れ生駒(いこま)葛城(か
つらぎ) (271)

十九歲的我
已見
紫羅蘭變白，
春水轉枯，
此生倏忽。

十九(つづ)のわれ、すでに菫を白く見し
水はやつれぬ、はかなかるべき (279)

白牡丹紅牡丹
盡落，
皺亂一地，
五禪寺中
惟聞僧人之辯。

白きちりぬ紅きくづれぬ床(ゆか)の牡
丹五山(ごん)の僧の口おそろしき(281)

和他倚著
欄杆，看
大堰的水流——
舞姬衣袖下擺的長度
是憂鬱的長度。

人に侍る大堰の水のおばしまにわか
きうれひの袂の長さ (298)

春天短暫，
生命裡有什麼
東西不朽？
我讓他撫弄我
飽滿的乳房。

春みじかし何に不滅の命ぞとちから
ある乳を手にさぐらせぬ (321)

你聽到年輕女孩
胸部的小琴
發出的聲音嗎？
旅人啊，今夜
我將把手臂借你為枕。

わかき子が胸の小琴の音(ね)を知る
や旅ねの君よたまくらかさむ (324)

講什麼道德，
想什麼未來，
問什麼聲名？
相視又相戀，
此際，你和我

道を云はず後を思はず名を問はずこ
こに戀ひ戀ふ君と我と見る (352)

為了懲罰
男人們的重罪，
神給了我
這光滑的肌膚，
這黝黑的長髮。

罪おほき男こらせと肌きよく黒髪な
がくつぐられし我れ (362)

昨夜燭光下
我們交換的
那許多情詩
豈不
太多字了？

さおぼさずや宵の火かげの長さ歌か
たみに詞あまり多かりき (378)

彩虹的早晨：
用寫歌的手
偷葡萄的
那少女的頭髮，
何其柔啊！

歌の手に葡萄をぬすむ子の髪のやは
らかいかな虹のあさあけ (398)

〈譯註〉

與謝野晶子 (Yosano Akiko, 1878-1942)，日本現代女詩人。生於大阪附近的甲斐，原名鳳晶，自幼喜好古典文學，中學時接觸現代文學，1900年加入以與謝野鐵幹為首的東京新詩社，成為「明星派」成員，之後離家到東京與鐵幹同居，並於翌年結婚。終其一生，與謝野晶子育有十一名子女，寫作逾二十本詩集，並且將《源式物語》等古典日本文學名著翻成現代日文。她的第一本詩集《亂髮》(みだれ髪，書名源自前輩女詩人和泉式部的短歌)出版於1901年，收了399首受其與鐵幹愛情激發的短歌，嶄新的風格與大膽熱情的內容轟動了詩壇，這些短歌為傳統和歌注入新的活力，其浪漫的光環始終為日本人民所敬愛。在此處所譯的《亂髮》中的短歌，我們看到兩組事物的強烈對比：一為「講道」、「不朽」、「真善美」、「經書」等崇高字眼，另一則為「肌膚」、「乳房」、「紅花」、「春夜」等鮮明可感之物。最後一首短歌，用海涅的詩來說就是：「言語，言語，言語，而無任何行動！」

第182首短歌背景如下：與謝野晶子的密友山川登美子(1879-1909)當初也是她的情敵，她與晶子並稱「明星」雙秀，但最終晶子擄獲了鐵幹。登美子友人稱她為「白百合」，稱晶子為「白萩」。登美子在一首短歌中寫道：「百合與白萩同奉一神」，而在另一首短歌中寫說：「蒼白的月光下我呼喚愛人之名，百合在泉邊顫抖，露珠垂落。」第186首短歌所記為1900年11月6日晶子和登美子在京都車站送別與謝野鐵幹之事。第93首短歌回應與謝野鐵幹1900年11月發表之作：「秋風不只／帶給你一人／悲傷：／一百多里遠，／我是否該來看你。」

第198首短歌略註如下：若狹，在今福井縣西南部，山川登美子的故鄉。此詩是與謝野晶子在京都和山川登美子分別時所作，回應登美子所寫一首表明放棄謝野鐵幹的短歌——「把所有的紅花／留給我的朋友：／不讓她知道，／我哭著採擷／忘憂之花。」登美子此詩發表於1900年11月的《明星》雜誌。